

# 我有商山君未见

贺绪林

云/白得像棉花球/白云下有人唱着山歌/在秦岭的南坡/有一个地方叫商洛/那里的水/掏起来就能喝/清凌凌绕过村庄流过。读着这样醉人的句子，谁不向往商洛？如今踏上这块土地，只觉得诗歌的赞美还是有些逊色。接下来的几天采风，更是让我大开眼界，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我有商山君未见”。

扬，把一铁锹泥土翻了过去。我明白了，笑了。他也笑，露出两排白牙。

“收入咋样？”

他把大拇指和食指、中指捏在一起，笑着说：“每天七十块。”

如此算来，他每月能有两千元的工资收入。对于一个健全人来说，这点工资可能算不得什么，但对一个残疾人，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事。

“农场管吃吗？”

“管哩，比家里吃得还好。”

在和他交谈时，旁边几个工人也围了过来，他们虽然不能很好地用言语叙述，表达他们的情感，但从他们朴实的笑容上完全看得出他们知足并快乐着。他们的生活是美好的，而党红是给予他们美好生活的天使。

采风，就是看风景，而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最美的人。

## 三

这座风景优美的院子，是商南县国力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陕亮家园”托养康复中心。

走进托养康复大楼，来到二楼大厅，不仅宽敞，而且干净整洁，地板都能映出人影。两排桌子整齐有序，每张桌前都坐着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有的坐在桌子前折纸，有的在低声交谈，还有几个在玩纸牌，更多的在编织工艺品，当然，质量很差。他们或轻或重都有精神障碍或智力障碍。

看到我们到来，他们便向我们行注目礼，其中几位朝我们微笑，我们报以微笑。托养中心负责人给我们介绍：商南县国力残疾人托养中心是商洛市国力集团和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由县残联争取专项补助资金1100万元、国力集团投资2亿元，建成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的托养康复中心，设有病床500张，可容纳1000人，入住托养对象440人，几年来治愈近400人。

帮我推轮椅的中年汉子身体很壮实，也很健谈。我边走边聊，起初我以为他是位志愿者，一聊方知他是位医生，姓王，专治精神病。我知道精神障碍者往往会有暴力倾向，我问王医生万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怎么办？他说，托养中心的病患者护理都有专人负责，并制定落实了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和处理措施，确保托养对象的安全稳定。

我又问他托养者的费用谁来承担。

翌日，我们一行去参观商州区沙河子镇阳光种养家庭农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别样的风景。

这个农场主要经营食用菌种植，农场负责人党红是个中年女子，红润的面庞上带着淳朴、自信的微笑。她出身农家，不善言辞，但勇于言而敏于行。她带领参观团参观农场的食用菌种植大棚。通过她的介绍，我们知道自2016年以来，阳光种养家庭农场先后在沙河子镇舒杨村流转土地50亩，建起香菇、木耳产业基地，采取“农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年发展数量不低于50万袋、产值350多万元的食用菌。农场注册了“花枝伞”商标，创建“秦岭云菇”专业电子商务平台，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产品一度销往全省及河南、湖北等地。

一个农家女子把一个农场搞得如此风生水起、红红火火，真是令人堪羡。可最令人心动的，是农场在发展种植过程中，带动帮扶沙河子镇石窑子村112户人家脱贫，其中47户是残疾人家庭，并安置周边村子17户残疾人在农场就业。

残疾人就业一直是个社会问题，解决残疾人就业绝非易事，对每一个残疾人家庭来说更是天大的事。一个残疾人，很可能几个家庭都在背包袱，一旦把残疾人的工作解决了，家庭负担也就减轻了，更重要的是让残疾人也感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让他们活得有自信、有尊严。阳光种养家庭农场竭尽所能吸纳残疾人就业，先后获得了区级食用菌优秀企业、省、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称号，被定为“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

风雨过后的农场道路虽说还有积水，但阻止不了我们前行的步伐。走过种植大棚，我们看到一伙工人正在劳动，他们身体或轻或重都有残疾。我看到一个肢残的中年汉子在翻地，虽然少了一只手，却把一把铁锹运用得很自如，便过去跟他聊了起来。

“干得动吗？”我笑着问。

他笑着，抹了把额头的汗水，胳膊一

我热爱美丽的大千世界，喜欢看远方的喧闹城市。西北的姑娘，天生就爱自由，带着这样一种天性，这么多年来，我走过了很多远方，看了很多不同的城市。

我曾坐高铁去远方旅行，窗外风景不断从眼前闪过。有连绵起伏的山脉、随风翻滚的金黄稻浪、一路奔腾的大江大河……每一帧每一景，都会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是那么多姿多彩。

在旅行的过程中，我得以见到许多一直向往的事物。

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在舅舅的赞助下，我和表姐一起前往北京看奥运会，那是我去的第一个远方城市。印象最深的不是看奥运会，而是去爬长城。记得到达长城脚下，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长城宛如一条蓄势待发的巨龙，盘绕在崇山峻岭之间，给人一种神秘的庄严感。

爬行的过程中下起了大雨，短短数十公里的路，我却行走了4个多小时。因为多路滑，道路显得非常拥挤，我们全程淋着雨，走过一个又一个台阶。又累又渴的我，在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偶遇了一位从西藏来的女游客，那位漂亮的女孩把一瓶冰峰汽水递给我，并鼓励我爬到烽火台。汽水喝进嘴里的那一刻，我流下了泪水，西安的姑娘喝到了家乡的味道。正是这一瓶汽水和那句鼓励的话语，让当时青涩的我想要走得更远。

2020年，我来到了日本北海道的伊达市，这是我过去最远的城市。在那个美丽的海边小城，我开始了为期3年的半工半读留学生活。异国他乡，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是一种特殊的体验。与家乡相比，这里的人、事、物都与我熟悉的。过去的生经历在这里似乎失去了作用，我需要适应新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惯。工作之余，我会和日本太太聊起日常生活中习俗的不同，和同宿舍的小伙伴们一起做饭、逛街购物。周末，我们还会去海边聆听大海的声音，放声高歌，伴着海风欢快跳舞。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虽然文化差异存在，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热情，和我想象中并没有太多不同，回国的时候，日本老太太流下了不舍的泪水。这位善良友好的老人，让我感受到了身在异国他乡最纯粹的快乐。

2023年暑假，我和家人去了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这里是青海湖和茶卡盐湖的所在地，是我去过海拔最高的城市。虽然那里自然条件多变，物资相对短缺，可我发现，在高原上生活的每一个牧民都很快乐。当被问及为什么时，当地牧民说，这里是他们世代耕耘的祖宗海，是赖以生存的家园，是要一直守护的家。我更加体会到，中国人骨子里对家的眷恋和依赖之情。

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走过很多城市，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在记忆中，就像一个个转场的电影场景，从清晨到黄昏，从山川到平原，从小山村的点点荧光到大城市的万家灯火。我越过的每一条河流，跨过的每一座山川，沿途走过的每一个村庄，奔波过的每一个城市，背后亮起的每一盏灯光，都好像隐藏着许多故事。而故事中的每个人就像沧海一粟，虽然微乎其微却也举足轻重，于红尘世间，演绎自己的人生、路过别人的风景。

走过山山水水，阅尽人间百态，用心记录，用情书写，这就是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情厚谊。

## 走过

徐静



商洛，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癸卯初夏，有幸跟随陕西省残疾人作家代表团去商洛采风，了却了心中夙愿。唐代诗人赵嘏有诗云：“如和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盛游。”如此看来，此时去商洛采风是最佳时节，却天公不作美，从杨凌出发时，阴雨连绵，车窗外景色被雨雾笼罩，一片模糊，心情便也灰暗起来。

去商洛采风之前，听到“秦岭最美是商洛”的宣传口号，便在心里生出了翅膀；可也听到这样的话，“商洛文化很发达，但经济落后”，心中又存了疑虑。以贾平凹、陈彦为代表的商洛籍作家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商洛文化发达是无可疑的。可商洛是山区，经济怎么能发达？望着车窗外灰蒙蒙的天，我在心里发问。

车子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天色忽地明亮了，太阳露出了笑脸。在山谷穿行，但见雨润青山，满目苍翠，心情顿时豁然开朗。车到商洛站，竟然是大晴天。看来天公还是善解人意的，抑或是商洛好客，在热烈地欢迎我们。

接站的是商洛残联的一位小伙，热情和蔼，帮我和妻子上车，如同家人。

雨后天晴，车行在商洛大地上，从车窗往外看，果然与山外不同，且不说青山碧水，但见蓝天如洗，没有一丝云彩，透着一股青花瓷的韵味，我忍不住赞叹出声：“天真蓝！”

司机也是本地小伙，笑呵呵地说：“这就是商洛蓝！”言语中带着一种别样的自豪。

几年前，来过一次商洛，那次是走马观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还是对商洛有一些了解。商洛地处秦岭腹地，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山清水秀，风光旖旎，被称为“天然氧吧”。商山洛水，自古是墨人骚客必游之地。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三游商洛，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当代文豪贾平凹故里在商洛丹凤，他如此赞美商洛：“在秦岭的南坡/有一个地方叫商洛/那里的

## 故乡的柿子树

方恒

我印象中，故乡的柿子树，都是高大粗壮的成年大树。它们生长在路边、地边、崖边、河边，孤独而倔强。我从未看到过成片的柿树林，相邻的两棵也没有，最近的也是隔着一道河、一条路或是一片庄稼地。风吹过，它们婆娑摇曳着巨大的树冠，一棵树就是一道风景。

春天，风为它们约定发芽的时间。夏天，风告诉他们该开花挂果了。秋天叶落了，于是，冬天我从他乡归来，看到它们没有叶片遮掩的树枝如骨节粗大僵硬的手，违背美学规律地伸向天空，皮肤皴裂的树干充满力量感，靠近地面处长满青苔，这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岁月见证了它们的成长和变化，每一棵树都厚重如一本书，翻开每一页都是故事。

老树新芽，是一道很美的风景。从深沉的枝头爆出俏生生的叶子，娇嫩浅绿，在阳光下看不到影子，在风中微微颤动。沉寂了数月的柿树开始迸发，那是力量，也是柔情。数不清的叶片从枝头绽出，一下子把春天拉近了。在故乡，春天里有太多的美好，柿树就是其中一种。

我追寻记忆的角落也没找到柿花的印象，总之，花开之后，很快就结果了。河岸边那棵柿树下的河滩上，长满了蓼草，河风吹过，淡紫色的花穗胡乱点头。孩子们常去蓼草丛中寻找掉落的柿子，捡上几个回家，从扫帚上折下细竹枝插入柿果“肚脐眼”正中心，只露出小半寸，这就做成了一个陀螺，拇指与食指一搓细竹枝，放在地上旋转。几个小朋友聚在一起，比赛谁的陀螺转得更久，这可以承包我们大半天的欢乐。

柿果长到青皮核桃大小，从树上掉下来，打了脑袋钻心的疼。青皮核桃大的柿果

摘上几个，埋在河边的沙子里，像孵小鸡似的让河水“孵”着，过几天挖出来，柿果还像刚从树下摘来的一样，青绿青绿的，咬一口脆脆甜甜的。如果没“孵”到位，则会涩涩的。时间长短很关键，3天还是5天，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秘诀。

柿子快要成熟了，枝头成熟的柿子是最甜的，我们都知道。麻雀知道，喜鹊知道，蜜蜂也知道的。

大喜鹊早早把巢筑在柿树上，或柿树旁边的大白杨上，拥有一座天然粮仓过冬而漫长的冬天是它梦寐以求的事。小麻雀成群结队地围着柿树打转，蜜蜂是讨厌的，被它叮过的柿子会结一大块黑色的疤。

完全成熟的柿子无法堆放搬运，只能提前采摘，放在家里让它慢慢变软变甜。果实内部有一套密码，时间是最好的钥匙。采收一些，另一些留在树上，给越冬鸟儿做口粮。这是自然的平衡法则。一颗在枝头自然成熟的柿子，在冬天的暖阳里，浑圆、饱满、色泽明润，像一只刚刚点起的小灯笼，与夕阳的色调和在一起，美得无与伦比。

高大茂盛的柿树，结满柿子的柿树，带着我童年美好回忆的柿树，我原以为它们会一直长在故乡的土地上，不会变老，也不会消失。但让我吃惊的是，它们变老的速度很快，消失的也很快，它们像庄稼一样，生长消亡着，只是时间被拉得长些。

等我再次回到家乡，回到柿树生长过的地方，庄稼和野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树苗，已经填补了这些空间。没有了柿树，天空变得更空旷了，但鸟雀们只能在冬天靠靠籽充饥，不知道它们是否会想起曾经的美好日子。



## 商洛山

(总第2524期)

刊头摄影 李钊